

我秘密地爱着

你

彭敏

In love  
with  
you secretly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生活  
随笔丛书  
友爱



# 我秘密地爱着你

彭敏

著

In love  
with  
you secretly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秘密地爱着你 / 彭敏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(青春随笔丛书·生活与友爱)

ISBN 978-7-5594-1181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6009 号

书 名 我秘密地爱着你

---

著 者 彭 敏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5.75

字 数 97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181-5

定 价 23.00 元

---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 录

- 001 未名湖是个海洋
- 013 我有 C 君，鼓瑟吹笙
- 021 余生请你多指教
- 027 邪道走不通，大不了改走正道
- 035 梦想没有假期
- 042 感谢时间，教坏了我
- 047 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 
——读徐则臣《耶路撒冷》
- 053 生活在别处，别处也虚无  
——读文珍《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》
- 059 看，这个忧伤的年轻人
- 072 没有周啸天，Who Care 鲁奖？
- 079 我秘密地爱着你  
——读米沃什《距离》

- 082 爱人，让我们一起忍受这不能爱的日子  
——读杨庆祥《与祖国书》
- 086 打一场甲冑鲜明的战役  
——读李宏伟的诗
- 091 漂亮的表妹躺在酒瓶里洗骨头  
——读林侧《洗骨宴》
- 095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 
——读《牧夜手记》
- 098 作诗亦忌随人后
- 103 人生，没有浪费
- 112 高考这件小事
- 119 最好的孝顺，不是言听计从
- 125 实力，才是最好的通行证
- 131 头脑中燃烧的风暴，灵魂里流淌的火种
- 135 梦想不到，是种异军突起的美好
- 140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
- 146 谁是下一个传奇？
- 157 初来乍到，请多关照

- 161 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
- 164 在风尘中奔跑  
——为莫扎特而作
- 169 墙根下的独白  
——写给顾城
- 172 毕业生

## 未名湖是个海洋

我是2006年到2009年在北大读的研究生，此后考博失败，便流落到江湖上来编诗为生。北大三年，波翻浪涌，至今思之，感慨犹深。特别是各色人等风骚百态，绝对是其他任何地方不可多见的洋洋大观。放眼当今社会，太多人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，眉眼俱都模糊不清。比较之下，说北大盛产怪人也不为过。

三年时间，不过弹指。因为游手好闲，无心学业，反而让我有更多余暇呼朋引类，深入接触到北大学子的方方面面。为了曲尽其妙，少不得旁及他人隐私，故而本文情貌虽真实可考，一应姓字，则属子虚乌有，倘有冒犯，以此免责。

北大占地面积并不小，但因文物保护和总体观瞻的缘故，所有楼盘都是五短身材，不得高过博雅塔，导致校内

楼满为患，只能向围墙外伸展。我们那级中文系的研究生，被分在了西墙外的畅春新园，与校内一街之隔，来往略觉绕远，好处则是两人一间，比校内宽裕。

我的室友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，生性狂狷，姑且称之为四明狂客。四明狂客和我身高差不多，体型也接近，除了没我帅，其他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俩又都那么喜欢读书，自然要打光棍。不过我每次误落情网，全是演的内心戏，他就比我直接多了，开学才两三周，就在半夜两点给班里一个女生发表白短信，果然严重碰壁，并在第二天成了所有人的谈资。

那段时间我俩整天出双入对，就连观看健康的东洋视频都是在一起。有一次我们看得正欢，忘记关门，另一个同学也不敲门就闯进来了。一阵小小的尴尬后，他选择加入观看的行列，却放不下此行原本的目的。原来，他是来找四明狂客讨论学术问题的。

很快两人便一心二用地讨论起了卞之琳的诗歌，却在关键问题上生出了分歧。如我这般不学无术，是断不会与人因观点不同而起争执，这俩人却互不相让，和容悦色迅速演变为唇枪舌剑，我待要劝解，又不能分心，最后眼睁睁看着那位闯入者愤然离去，摔门摔得噼啪响。

直到毕业我也是个雷打不动的光棍，四明狂客却在研

二时找了个政法大学的女朋友。从此我打外头回宿舍时，再不敢贸然推门而入，一定要敲好久的门，确认室内并无情况才敢插钥匙。现在回想，晚唐的苦吟诗人贾岛，曾将他一句诗僧推月下门改为僧敲月下门，莫非也是同样的原理……

唐朝的寺庙可真美好。

北大社团林立，无所不包，任凭你有多么诡谲的癖好，也必能找到相应的社团。入校后，我主要在诗词古文社北社和五四文学社活动，偶尔也插足一下我们文学社。

其实，无论北社还是五四，当我本科还在人大时，便已频繁接触，尤其北社恰逢青黄不接，得知我已考研成功，马上急如星火地让我接任社长。所以开学后每到周五，我便要花大量的时间，通知近两百位新招的社员参加周末的活动，直到后来大家热情逐渐式微，人丁日益稀落，这才能长舒口气。

北社的创始人，我想称他为五柳先生，在我大二时便经同学介绍而相识。他读了我写的诗和辞赋，说写得不错，准备邀请我来北大参加北社的一个重要会议，如果能带同学来更好。会址是静园旁边的中文系。

我约了一个同样喜欢诗词的同学一起前往。因他说会

前顺便请吃饭，我们便空腹而来，结果接上头的时候他已吃过了，嘴角甚至毫不避讳地沾着饭粒。他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就把他的饭卡给我，让我们去食堂随便刷。

等到正式开会时，果然见到了很多北社里响当当的人物，包括后来风靡一时的玄幻作家步非烟。不过这次重要会议的主要议程却非常简单，就是把新印刷出来的数百本社刊装信封，填写地址，邮寄给学术界、诗词界的头面人物。

由于我和同学在重要会议上的良好表现，会议结束后，五柳先生遣散了其他社员，单独带我们去他宿舍，神秘兮兮地拿出来一叠打印稿，给我们念他新写的一篇古文。

我们听了一遍，又对着稿子琢磨了半天，深觉此文闳中肆外，古奥难解，绞尽脑汁也不过得其一二而已，只好拱手叹服，向他求教文章的主旨。

没想到，这篇文章居然是一封情书。两天前被五柳先生交到他心仪的女生手中，此刻还在焦急地等待回音。

我和我的同学惊呆了：“那姑娘她能看懂你的意思吗？”

五柳先生踌躇满志：“怎么可能看不懂！她钢琴弹那么好！”

以五柳先生之才，称霸学界是早晚的事。他博士毕业后到南开做了两年博士后，接着顺天应人地留北大任教。

因为身材如我一般短小，他的情路也十分坎坷，直到前几年才听闻觅得佳偶，琴瑟在御。

相比于北社的孤高清雅，五四文学社则显得热烈奔放。这是北大最年迈的社团，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。创办者是当下诗坛泰斗级的人物谢冕先生，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几乎所有北大诗人，比如海子、西川、臧棣、戈麦、骆一禾等等，都曾经是五四的社员。

因我大四时获了五四颁发的未名诗歌奖，研究生入学后顺理成章被吸纳到五四的队伍中去。当时，五四已经连续几年未参与全校招新，但凡看谁诗好人好，便伸出橄榄枝暗中延揽，大有几分秘密组织的味道。每周六晚七点，在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讨论诗歌，结束后赴西门撸串。

我生性拙于言谈，号称参与讨论，其实仅限于侧耳倾听。几位大神谈辞如云，长年听下来，着实让我这个只会写诗不会聊诗的人受益匪浅。写诗是孤独的事业，在偌大的北大，每周能集齐一屋子人相互温暖，实属不易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每一年都会有老社员功成行满毕业离去，每一年也会有新社员为裘为箕填补空档。在这当中有一人，历时十余年而流连不去，屹立不倒，他就是03级中文系的康乐公。

别人写诗是误打误撞，康乐公写诗大概要算家学渊源。他出身名门，外祖父是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创始人，母亲也是行业内赫赫有名的学者。他打小便居住在北大校园，从北大附属幼儿园、附属中学一直读到北大博士毕业，只可惜没能留校任教，生是北大人，将来死却不是北大鬼，也算一大遗憾。

他本是2001年参加高考，入读北大计算机系，后因抑郁症休学两年，返校后转到了中文系。

早年，他曾以一顶黑色宽檐帽搭配一件银白色风衣风行北大校园，并在一年一度的未名诗歌节上跪地朗诵。当五四的老社员们风流云散天各一方，唯有康乐公坚守阵地，跬步不离。久而久之，便成为五四柱石，诗坛霸主。

康乐公为人仗义，一直是我囊中羞涩时的金主，断顿时的包子铺。但如果现在还有当年古希腊置苏格拉底于死地的那种“毒害青年”罪，康乐公绝对罪加一等。我抽的第一根烟、喝的第一口白酒，都是拜他所赐。别人是喝酒助兴，他是拿酒当饭吃。

每逢外省的青年诗人来北大入朝请安，必定要与康乐公一番豪饮。他酒量深不见底，每有饮酌，辄恋恋不舍，不到更深夜阑，不肯放人归去。有时他酒酣耳热，常如灌夫骂座，意气凛凛，不止一次和邻桌的顾客冲突起来。

还有一次，他和住我隔壁的 C 君酒后推车，不小心刮擦了路边一辆别克车的车门，没想到车主蛮横，不由分说就打人，双方都被带到了派出所。堂堂北大学生，怎能在自家院子叫外面人如此欺负？当时我便托人在未名 bbs 发帖说明原委，引得一帮热血学生聚集在派出所前讨要说法。车主吓得不敢露面，最终学生们群情激愤地打砸了别克车，只差没将它掀翻在地。

那是在北大亲历的唯一一次群体运动，当学生们久久不肯散去，派出所不得不请康乐公和 C 君出面安抚，他俩像运动领袖一样发表演说劝退众人的场景，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

下面要说的这位神奇的师弟叫神雕侠，但不要以为他只有一只手。我现在经常厚颜无耻地自号万能文艺青年，其实这个雅称是从神雕侠那顺来的。

神雕侠吹拉弹唱技能全面，又是至情至性之人，刚一进校就成了稀缺物资，被各路豪杰哄抢。当此之时，文学社众芳摇落难乎为继，神雕侠原本无心政事，却不得不先做了一年我们文学社社长，又被抓到五四主持大局。他在五四建起了一支乐队，又把未名诗歌节打造成乐与诗的组合拳。平心而论他唱功一般，却总能将全场气氛带到万仞绝顶。说恶心一点，他真像朱自清评价徐志摩那样，是跳

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。所有人都爱死了他。

然而,这样一个飞扬跳脱之人,却逃不过他命定的劫难。他爱上了文学社一个女孩,用了各种戏剧化的方法来表达爱意,却把对方吓得半死。比如他曾埋伏在女孩从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,突然从深夜的树丛后面跳出来抱住对方;曾把女孩送上回家的火车然后跳上另一节车厢,一直偷偷尾随到女孩居住的小区。

年少时的爱情,总是这么灼热而唐突。神雕侠花光了所有的死缠烂打、七荤八素,最后女孩在一次文学社活动上爱上了我一个好朋友,挖墙脚成功。

在那之后,神雕侠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明显感觉每次见他,他说话的语调都在不断下沉。他骑在高头大马的二八单车上曾经那么威风凛凛,此时却显得孤单而渺小。他把自己放逐到遥远的甘南山区支教一年,把点滴痛苦说给无辜的草木。他穿着军绿色棉大衣骑着豪爵摩托的照片,像极了土生土长的农民伯伯,只除了眼角眉梢那一丝抹不去的忧伤,还带着未名湖畔穿林而过的西风的模样。

毕业后的神雕侠,在香港读硕,到美国读博,如今虽然遥隔天渊,但我知他已开枝散叶,薪火相传,投身学术即为家,情天恨海应有涯。一定是幸福了吧。

奇爱博士是五四的神级选手，诗风豪奢放浪，出语毫无遮拦。他早年在老家娶妻过日子，后来才出山读书写诗。到了博士阶段，渐感世界之大，家中妻室实在缺少共同语言，便想辞旧迎新，和平演变。不料女方兄长乃乡野粗鄙之人，提着菜刀便杀到了北大，如同天神一般把住了奇爱博士的宿舍通道，若不肯回心转意，那便同样提刀来战。

此事颇曾闹得沸沸扬扬，最终奇爱博士为求息事宁人，选择降心相从。博士毕业后两人在西南某省城安家落户，日子渐趋和美。

陈思王比我晚一年进入北大读博，他有一个名满天下的母亲，是朦胧派的代表诗人。大一时我曾在北师大的一次活动上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不想又在北大相会。

陈思王少小学提琴，长大踢足球，唱歌也是一绝。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正常看和脱光了衣服看，大相径庭。正常看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，脱掉衣服才知他肌肉凶猛。他在健身房最喜欢干的一件事，就是每当看到有人对着镜子欣赏自己健身的成果，他便悄悄走过去，与这人并排站在镜子前，直到那人满面羞惭地默默退下。

中文系的韩毓海老师曾说过一句话：谁说知识分子就不能是猛男？这话恰好应在陈思王身上。然而，岁月不饶人，去年陈思王踢足球摔伤了膝盖，很没尊严地在床上躺了两

个月，还插了尿管，整个人的世界观都变了。

我与他数年不见，十一月份终于在北海一次会上重逢。然后我们就热烈地交流起了各自的“难言之隐”……

求学生涯，大抵清苦。没钱请喜欢的女孩吃饭，没钱买像样的衣服。有段时间我发现附近早市有个论斤卖衣服的所在，便算了算自己还有多久毕业，一口气买了好几斤，把衣柜塞得密不透风。结果穿出去没几天，就听说好些人来找我朋友打听：彭敏是不是 gay 啊？穿得不男不女是闹哪样……

我的一个同学，有一天和我走在路上，不知怎么突然嘴馋，发出一声长叹：我是多么想吃羊肉串啊！

而他想吃的羊肉串，每天都在我们宿舍窗外不足十米远的地方，散发出循循善诱的香气。谈笑风生和喝酒撸串的声音，每晚都会持续到一两点，有时还会持续到我同学的梦中。

正所谓穷则思变，不少人都试着出去揽些兼职。我就曾拉起几个中文系的同学，给一家小出版作坊编写书稿，没想到电子稿一发过去，对方就失联了。后来还是靠着一笔小说奖的 6000 元奖金，我才把同学们的稿费付清，自己白白投入了精力还倒贴了钱财。

我一个同学颇有商业头脑，从市场上批发了些小工艺品，跑去798、南锣鼓巷这些游人如织的景点叫卖。本来生意尚好，有一天却被几个城管抓了现行。尽管他带着北大证件，但人家怎么肯相信，北大学生会出来这样勤工俭学？撕了他的“假”证件就是一顿好打。就这样“创业”失败。

另一个历史系的哥们魄力更大。专门停学了一年，到广州某地开小店卖情趣用品。只可惜他自己都还是处男，缺少了实践支撑难免处处隔阂，最后灰溜溜地关门回来继续念书。

那是一段夜空璀璨而星辰寂寞的岁月，在繁花似锦处总有人枯瘦如柴。青春的美好注定不敌青春的怅惘，那些年轻而一无所有的日子，从来只在回忆中闪闪发光。

一辈子那么长，全世界风景无限可身边的空间却有限，每前进一步，都会和很多原本朝夕为伴的人渐行渐远。即便慢慢地不再通音讯，曾经的付出和相处的情节，却是风吹不走浪咬不缺。

也许过了若干年，在电视上突然看见某个成功人士，指点江山谈笑风生，我会指着他告诉我的家人：这小子洗澡的时候都穿内裤，这小子每次失恋都抱着我鬼哭狼嚎，这小子就该去资本主义国家扫大街……